

心理的火

生命不息一切皆有延续

我不知道心灵什么样子，
姑且将之比喻为一团火。
这团火燃烧的太热烈总爱熄灭，
也许它能重新燃起，
可自己左看右看，
悲哀发现早不是当初模样。

疑惑审视，
即使将之点燃的媒介相同，
不敢肯定是它从虚无的某处
突兀地钻入你无意识的心海，
还是你漂泊无依的身躯
找到同样漂泊的它。

只是命运般结合在一起，
所以不再比较相互之间优劣好坏，
自漆黑的幕后匆忙走出，
撕下片缕点燃第一把火：
是这样的初生值得赞美，
也最容易让人困扰。

纯洁的火焰在襁褓中，
还未有所升华，
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展示。
高涨起自己的气势与身姿，
肆意散发激情与精血，
没有问身边喜好爱恶。

身躯经受着
和风细雨的洗礼绝不停歇，
路遇着柔花嫩草
枯萎焦黄亦未尝低头怜悯，
因为非我的感受
着实不曾有过半丝的体会。

灵魂牢笼之外，
可以肮脏泥泞也以为自由潇洒，
密室当中无垢无尘，
可曾感受寂寞窒息。
或许风暴终有来临的时候，
可在那之前是你独一无二的演绎。

并非展开原型本质，
大声宣告火焰的新生，
而只是自我确认的存在。
从此不再有空虚无归
身躯与灵魂，
晦暗阴影之下浮现真名模样。

你不曾考虑燃烧的真意，
也没有细算燃烧的代价，
只看见璀璨已经如烧制成的琉璃，
不过问火焰本身开始飘忽，
即便原本的通透，
一起灌入了迄今为止仅有的作品之中。

妄想岁月洗礼，
曾经不见它衰容，
火焰可以不带丝毫杂质恒久。
只是下方薪柴堆积如山，
黑烟在燥热的空气中弥漫，
无畏如你可愿四顾？

有羞愧的，
是身后多少讷言地付出，
有恐惧的，
在阴霾不自觉笼罩中
迷离了自我，
一直等到时间真的来打磨。

挑战者转瞬不复英勇，
匍匐卑微于下
也只是虫蛀蚕食的腐臭，
那威严的铁律宣告，
纵使这片天地之间
极微亦无法逃离。

曾经助你挥霍的，
是踩在脚下逐渐无力，
坚实硕壮的臂膀
再承担不起此等重量：
身架碾碎成齑粉，
精神也变墓碑上蚀刻的文字。

灰烬中随风而去，
唯有你，
是机巧结合新生的火，
是猛烈燃烧的火，
万般苦楚、不愿、绝望，
也还留下了火种。

没有将光明传递他人，
也不再继续肆意
焚烧身边的可怜。
你不是，不是，
永远不是新律的大声宣告者，
永远不是光明。

黑暗中静候
某日光明真的洒下，
虔诚让你自愿成为其中一缕，
而非过早熄灭，
转瞬湮没在自由
呼吸的天地间。

你的心，你的血，
你的追逐，
失去了外力鼓噪，
前行终已显现原形。
是的，没有增减，
只不过似乎随时都会熄灭的火种。

这段时间不会太久，
刚有省悟的念头就被抹去
绝少的顾虑：
自你初生便有血脉关联，
自你初生便有主宰指定交融，
自你初生就是独立独特。

在剧场尚未开启，
毋需忧心假设一切的坍塌，
只是刚开始沮丧的时候，
静悄悄将你重新燃起——
依旧炙热，依旧明亮，
依旧蓬勃，依旧气盛。

失去的便如梦境般惊醒如初，
那温度正是你熟悉而又日思夜想的，
但终究缺少什么？
你不愿承认、不肯细想，
即便四周空旷，
并无窃听偷窥。

是重燃那一瞬
你清晰听到阴暗深处低吟着丧歌，
那歌声没有悲伤发泄哭泣与嘶嚎，
只有被遗忘的哀愁已经那般惆怅，
是那般不值的火焰迅速焚烧灰烬，
可知这丧歌由谁唱响又为惊醒迷途中的谁？

延续不息一切皆将改变

不必推倒青铜的火架，
不会嫌弃漆黑的燃煤，
依旧豪华的装扮
与帮助该是你所应有，
哪怕并非天生
也是必须把握。

重燃的第二把火，
深藏的帷幕不再为你掀起，
茫茫天地的造化
也不愿被曾经失去的你再次肆意挥霍，
你的独立与独特，
今后自食其力来换取。

当黑暗地穴的丑陋，
被第一次奋力凿出，
你被明确告之那是不再稚嫩的你
今后生命唯一的依赖，
那是依旧有志光明的你
开始洒下斑驳的最大凭借。

所以瞬间迷思，
还是长久彷徨，
又或看似第一次彻悟，
飘逸焰形何等随心灌注了自己模样，
何等天赋也被赠予平凡，
融入世界、也被踏入。

你知道自己再也不是伟大自然被设定造物，
无论冷冽风向，
还是炙热温度都可以重新再来。
虽不至于狂妄宣称业已创造显现的一切，
却径直将你的迷思、你的彷徨、你的彻悟
抽象在火焰核心。

你将膜拜从伟岸神奇转向虔诚光辉，
以为光辉便是光明，
光明便是永恒。
什么声音开始大声疾呼原初之火，
那将铁律铸就的火，
何曾只为将你点亮便无影无踪。

是纷飞的灰烬
被当丝絮织就你眼中的朦胧，
是燃烧的某物
竟成不可名状的虚无：
只能臆想滚烫如熔岩，
殷红似黑暗中流淌着等待重生的鲜血。

啊，心意的渺小火焰，
又怎么去形容火山爆发与沉寂，
巍峨与内敛。
幻象？
亦或表象？
再如意象？

静候着直到偶尔思绪一瞥
最后也没能有言辞形容与行为表现，
火焰燃烧也并未就此升华，
更加旺盛、更加炙热。
是早不自觉沉浸其中，
溺入不再言语跳出。

等到空旷幽黑某处，
陆续吹起凛冽寒风，
终于将你从尚未觉醒的沉郁和寂静中拉回，
然后眼前不是莫可名状，
是鲜活的世界同样
渐渐如鬼域般阴森。

那风呼啸吹过每一寸土地，
将原本肥沃黑土凝在冰霜的怀抱中，
哪怕肮脏也被无微不至包装上纯白之色，
正如你当初
亲手烧制琉璃一般通透美丽，
为此所付代价一般致命丑陋。

只是这次不会任性如你再次肆意，
无知如你再次暴戾，
不必为此担负任何良心谴责，
如何侵袭也不能将你再度熄灭——
并非火焰不再炙热，
只是这现实太过冷酷。

可以冷眼旁观，
死亡恐惧和生命夭折不会有任何障碍，
而当一具具倒下的冰冷身躯，
垒堆成山终于到你身旁，
如果没有因为重燃以后只愿烧煤怪癖，
反而能够重温一番往昔。

由此面对着自我拷问，
什么时候只留下沉沦与否的单一选择，
若茫然有所失去一角的平衡与协调，
在狂风骤雨之中没有熄灭也变飘忽不定，
然后才知道哪里有灵犀相通，
也没有什么诱惑逼迫这武断的决心。

是蚕食地发作，
不被关注却最终让一切无法自拔结下了果。
这循环命运的视角
纵使愿意放弃纯粹也拼命燃烧，
冰冷肉体与漆黑煤炭
混合起来被魔鬼一起绑架进入底部。

所以坦然接受未尝想象中痛苦，
瞬间罪恶也被视作平常，
在自以为看透给予和掠夺，
心中也就只是等价交换的平衡——
冷却这颗至今火热滚烫的核心
不至于融化面目表现的冰冷。

你决心与寒风共舞一曲死亡，
罔顾游魂尚未安息，
就算火焰此时失去
原本的温暖与光芒也没有稀奇。
只因受难是你斑驳前奏，
眼前罪恶却非仅仅自身软弱无力地控诉。

当肉体依旧朝气蓬勃，
梦魇中封喉的毒药已在静候伤口撕裂心胸：
会有块垒再难消除，
铭上不蚀刻印的凹凸，
刀剑挥劈即使被融铁水无法阻挡流向火焰皇冠的支架，
缓缓淌下犹如烛泪成堆时刻彰显曾经轰烈。

自我启迪思想的上帝，
不是全能审判。
怀疑之声如洪流，
从时间长河地碎语转向义正辞严地辩说，
坍塌世界极限压缩，
没有立锥之地依旧不闻不问。

小丑在丰碑面前嬉戏，
律令在心意看来无知无觉，
又或早就根固的认知从宣言被证明幻象作祟：
啊，那天蓝的火焰，
可是只在传说被歌颂，
现实唯有暗红如鲜血已凝固在囚笼中。

改变不息一切皆成非我

只有强迫承认的废墟，
你找寻崭新的基石：
已经不是真理审判庭上超然的在席法官，
沦为探长从感官虚幻与真实之间
尝试理清越发繁复的可知线索，
携带的笔记用漆黑墨迹描述浮现眼前的一切。

如果原有装饰已被掩去，
所有坚守的真实印记也不能记忆辨别，
证明双方只有尝试利用
在当初犯下罪过之中传播自我可信服的论调：
执迷之火并未恢复炙热，
已经开始执行天生使命。

那么啊，永远不要怜惜
被打倒便注定付出的代价，
因为助燃的充实虽然太过短暂仓促
却也反复不停，
否定的洞察总能在无视纯粹的资本之上
助燃消融冰霜后的焰火。

不怕无尽打击，
带来无限厄运，
一点微末光辉有所发散便不见踪影。
没有追逐，
被表现的绮丽与激烈哪，
丧失的可是只有这塑造被虚构后必然的崩坏？

显现吧，
曾经的因果，
认为只是某时踪迹。
放弃一切现实的掌控，
那样天真烂漫
不要紧随恶意而来。

辩护吧，
理想大厦将倾未倒会以为糅合的混杂给予新生，
那样单纯洁白永远抗拒暗藏的真实。
无数尸骸被染上焦黑之色不被肯定，
没有能力避免的颓废最终不是压抑太重，
而是诡辩的自由终于被再次扼住了喉咙。

默认了没有功绩被表彰，
不是如今真正渴望成就的丰收。
如果内外折磨，
伤痕因火焰变幻的多态失去一切本该铭记的，
那么自身改变终究不被具现，
请改变感官显现的他物。

没有看见寒风凛冽世界每一个角落，
因为你的抗拒已经成为你燃烧的温度；
没有思虑否定怀疑心意每一寸念想，
因为你的疼痛反而激起你飞扬的星火——
所以本不应有如此地运用，
炙热将之灰烬、冰冷将之包裹。

企图结合在一起的火焰呀，
偏爱那燃烧的欢腾，
厌恶也是这凝固的荒寂。
也许不曾将本性剔除、真名掩盖，
纵使外形也与核心一样帷幕遮拦，
恐怕还是价值衡量后无尽暴虐。

可执迷最是自我的扭曲，
痴妄最是外在的牵连，
珍视不曾精细权衡，
忽略意志深处理葬在魔鬼底部的黑暗：
所以信仰抛弃终成叛逆也是理所当然，
爱欲坚守以为自我却再非等同于升华。

激荡灵魂左右，
你被肉体紧箍不是意志抉择的自由，
如果真是如此，
那这飞扬跳脱的思绪该是你不满的体现，
在这暗无天日囚笼当中
哪怕扼住唯一命脉也不肯屈服。

所以这般困惑，
眼前事实逼迫迷梦以外去接受。
万种无奈，
几次头破血流的伤痛换来几多记忆与成果，
是否依旧故我
却罔顾当日漂泊的无依和如今填补后的充足？

火焰只会如故，
可以开始释放早已设定的炙热。
光辉缓缓洒下，
眼见世界时钟上的指针按部就班朝向在正午，
亦步亦趋跟随
不再在乎一点言辞有理的辩护和蒙蔽的面目。

否定吧，否定吧，
真诚怎会记挂曾经修饰的火架
只是刻意拙劣的模仿；
律令吧，律令吧，
变化怎会诡辩原本隔阂的双方
永远孤立反叛的独行。

忘却了的天蓝，
如果终究无法追寻；
铁锈下的囚笼，
侵蚀不改变它坚固；
被凝固的血斑，
还请融化以为鲜红。

升腾着，
那最完美英姿终于演绎在高处，
臆想接近光明却不可轻触。
是否拥有便不会失去，
不再记忆背后酸苦迷茫早掩盖沉淀在焰心，
徘徊欲求黑暗亦唯有恸哭。

教训那过去往昔，
不成熟的祭奠岂止此刻风光，
还有袒露以为所有的真实。
当告白的心声话语在喉咙酝酿囚禁的自由，
无法挽回只是补偿挥霍，
掩饰口中未经记录的悼词将所有虚幻剥除。

要把犯下罪孽铭刻，
尖锐的凿子指向原本无形的焰心，
另一边铁锤敲击开始震撼着燃烧，
也将刻印越发深入。
可为将脆弱星火剔除，
摇摆的再不是那个依稀彷徨模样。

这表面的绚丽太过浮华，
怎禁敲打的自我还是真实痛楚：
你不为过去继续偿还任何，
但这痛楚理所当然；
那丧歌再听不见吟哦唱响，
但这回音耳畔如旧。

你的沉湎停止罪孽延续，
仍有无可救药的罪恶强行逼迫疯狂——
是给了火焰燃烧的事实，
再躲不过熄灭后的因果，
纵使重燃以后循规蹈矩不会改变反思拷问心胸，
那结论将罪恶的黑暗阴霾最光辉每个角落。

非我不息一切皆归心火

会有什么追求光辉慰藉，
什么就将之变成痛楚。
已经凝固以后斑驳暗下，
这宿命敲击没有停歇时候：
支架之上零星火花不会在意，
只有阴霾以后罪恶是你亲手给出。

被承认与被漠视的，
那处魔鬼的隐约将你诱惑，
不曾将自身暴露。
一颗虔诚核心在燃烧之际便企图照亮，
可是梦寐之间太过飘然，
焰形越发明亮底部也就越发漆黑如深夜？

被折磨的烈焰啊，
烧得郁郁无声，
蜷缩着地穴丑陋没有喧嚣。
直到噼啪声响回荡耳边组织成歌，
不是遮拦下方侵蚀凶猛，
而是咀嚼着啃食让仅存的鲜活悲鸣。

没有光辉意图洒下
却总爱收割最美丽的一束，
没有黑暗开始侵袭
就注定火焰无法燃烧也不能躲过，
那业报未尝苦等来世，
那空旷世界阵阵回响却是不能掩盖的痛哭。

怎会罪恶中臣服，
罪孽中罔顾？
燃烧不会比寒风酷冷，
不会比光明耀目。
这样的道德虽有被铭刻的哭泣，
不会让刀剑遍体鳞伤在每个角落。

是焰形未见清晰显现，
却经核心几处呢喃；
是燃烧不能刻意奋举，
却自灰烬余烟几番磨练——
然后依旧没有明白
光辉难道罪恶深渊爬出、罪孽恒久忏悔？

啊，接受这斑驳，
斑驳的开始在正午斑驳回响，
那声音不会独自哭泣，
只会为之欢呼：
无需留恋曾经沉默喉咙没有声响，
那个歌唱的灵魂只为悲伤而泪流。

在原本自由核心坚固那肉体牢笼，
怎敢想象不羁还有狂想的时候——
给你喉咙呐喊灵魂的美梦，
给你燃烧热度体验创造的抽象，
那早浓缩了的积压是曾经光明的幻象，
最终现实却仅有一缕明亮还将它彻身染成暗红。

如此愿景美好，
这般暗红继续与严酷为伍。
从长夜的黑暗在心中越发深沉，
还在火架四周围绕不肯罢休，
只待红焰攀升渐渐洒下斑点，
那么你的演绎是无声也有了伴奏。

火架高处不会有燃烧的练习静候独唱，
却从伴奏的演练交响成曲，
然后灵魂的歌声不再回荡喉咙苦涩，
你燃烧热度唯一决定灵魂温存依旧。
响起吧，响起吧，
键音从杂乱开始有节奏。

交响的乐章，
不是你唯一的独秀，
却是你做出的指挥，
你表现的全部——
光辉放弃原本美梦的描述，
只为不羁的潇洒并非漆黑幕后。

毋需熔岩炙热，
化去彻夜霜冻看似不曾冰冷；
毋需帷幕掀起，
一瞥核心黑暗好比内外如一：
如果演绎的欢腾让你此刻满心的欢喜，
那双虚构来回指挥的手怕还轻轻颤抖。

因为火焰的热情仅仅火焰喜怒，
在无法改造的本质
找到闪光或者污垢：
你屈服、你反叛、
你痛斥、你歌颂、
你逃避、你维护、你矛盾。

是这百态糅合唯一烈焰，
所以编织那坎坷如登山，
崎岖的路途走过便恍惚失去记忆，
不在此刻感染你的专注——
没有想象完美纯粹若光明径直洒下，
也没有卑微低头遮掩迷雾再看不清前方。

是火架支撑了脊梁，
是燃烧锻炼了铁骨，
你终于感觉到一座山的脉动。
知觉鼓荡焰形飘忽并非唯一生命的起搏，
假如重峦叠嶂是真实肉体而非幻象美丽窈窕，
那这冰冷的山在火焰烘烤苦痛之上、又或包容其中？

你看见那山，
连绵成群在可悲的废墟上，
好像每一座如你一般
感受着陌生的肉体也窥伺身旁：
这一触即破的美梦竟被全部打碎焚毁，
不是末日余晖也没有降临光明。

曾经的幻象在蒙蔽也在保护，
直到剥离表象终于被问可耐烈焰承受：
坚硬的岩石变成了沙，
未经灼烧开始太多被风化，
这残酷剧本纵使惊醒以后也停止不自觉演绎，
不再完美身躯已然没有公正裁决面对升华。

会因残破放下保守与矜持，
这场没有结局的争论还未开始已经被告结束。
在不成对手的失落下惊讶，
在突兀所有的怀抱中喜悦，
只有按原本把握的雄壮
在如今拥有的空虚首先修补。

没有论断指明，
是身躯保卫火焰不被凛冽寒风吹熄，
还是只有矢志的火焰
沉默以后再无噼啪声响，
照亮着若大空旷的躯壳
即便成沙砾也聚拢成堆。

火焰终于看见处境的真实，
身躯也感觉到体内的温暖，
只有以这样的有力
可以焰形的指挥与舞蹈，
那么也是这样的心意
在无尽呼啸中诉诸生命的意外。

心火不息一切皆筑长城

不会类比

演绎没有上溯也无法追寻的那一点，
然后在这一点的辉煌折射万般奇迹
无损原本的包容是奇迹也不再惊讶，
唯有苦痛轮回与时隐时现的喧嚣
让它中途分离却最终回归轨迹。

因为掌控的嘲弄

不曾在意自身填补多少珍奇，
多少掠夺与施舍抛却来由因果
将一切占据己有——
只有美梦的愚者总把它以为我，
这位愚者的一切也全都属于它。

等到烈焰高举焚向天空，
岩石紧握砸在地底，
不是全能演绎引导，
是这原本全能的愚者终于感觉到自己所有的辉煌
却不是它在帮忙，
而从废墟里看见耸立着的是愚者辉煌竟也成平常。

在这愚者引导演绎的新生，
生命不再如其所具备的全能是唯一全能，
他看见全能没有的珍奇、珍奇破坏后的全能——
有着掠夺身躯在岩石与沙砾不能超脱，
苛求的欲望却只誓言垒堆高山、
火焰化作天蓝才在生命中凝聚。

所以陌生的，
即便就在左右，
不曾感知它的存在凌空着依托。
哪怕自然运作
不是火焰所欲依旧履行职责，
给予隔阂的事实却没有任何体验能够享受。

所以熟悉的，
哪怕知觉深刻，
是如此清晰也不会被虚幻假借。
苛求真实发现
反而肯定自身的狭隘与昏弱，
没有什么奇迹被创造只能依赖自然的拥有。

所以理想的，
已经过去记忆，
失却了独立天性只能凭其所欲。
由此侵染四周
将依托的主体改作茫然的我，
短暂誓言没有实现换来重复的警示与遵守。

不再有隔阂的现况
企图踏破未知的禁忌领域，
无声呢喃因而从哭嚎转作迫切的渴望。
撕裂的创伤终于渐渐涌动鲜红鲜血，
开始沸腾奏响，
弥漫全身犹如在燃烧。

唯有从寂静空旷中听到也感觉到，
身心无时无刻持续地运动，
然后这一片黑暗的恐怖哈，
纵使将双目遮掩也不会让保护着的火焰倾覆，
是它开始讲述真实与虚幻，
由它将佝偻挑选坚石安放在身躯。

何曾只以目盲地掠夺可以被轻易拥有，
因为掠夺不是放置在火架供给燃烧，
而是背负身躯成为一部分的我，
所以得到亦为之付出，
最终放弃分辨，
只留单一誓言长久。

字句已经没有某日光辉的幻想，
火焰必须放弃哪怕仅仅这一缕的成就，
不再继续追逐光明的美好，
那黑暗也不等同罪恶，
是照应着火焰此刻的无知警醒迷梦延伸目盲，
却也看不清前路到底在何方。

矢志燃烧吧，
成就破败的身躯为了也终究得到独立，
眼见囚笼没有打破或者熔断，
只是自由的掌控将钢铁首先包容其中。
你承认双携的合作，
而当真的实现并且融入也羞愧后放弃空占理想的奢求。

便将这最简陋的原始愿望放入空置的理想，
依旧保证唯一的独立却不能许诺
愿望可以被实现、
理想第一次完成，
因为伟大的真实扼住虚幻美梦，
却再也不能侵入。

你我这完美的合作，
在唯一的限定下进行也无阻，
可被那绝对宣称否定，
却被这天生独特困扰，
刚刚发现已成印象的纯粹
对比后竟是帷幕残留下的天然。

那记忆割裂成了不可溯及的匪思臆想，
只是理想更不容肆意更改、
美梦也不能再次得逞。
但怕破碎的脆弱刚刚开始，
依旧难以实现，
唯有在一切的否定后寻找全新的含义诠释。

火焰或许无法达成目的，
却终究有了崭新目标——
因为没有珍视然后感知的真实，
虚幻从来不懂收敛深渊的神秘；
因为没有审慎然后辨析的虚幻，
真实只是放弃拼凑相契的图板。

所以你的纯粹
不会将无知竟化作彻底的不可知然后唯一是可知，
而是肉体与灵魂结合以后
将蜕变的思想与行为同时燃烧，
继续在一片混沌的画像中拷问
仅仅未知并将它付诸已知。

虚空不能夺走心神，
幽暗不能腐蚀肌肤，
完整的拥有与完美的把握啊，
是无懈可击却只在这焰心的一簇、岩石搭钩，
可看清混沌已经汇聚抽象的无知，
还在图像的本质？

昔日奋斗的一缕终于明白、
在明白自己以后，
梦魇伟大光明没有从天而降也无需在旁明亮。
何处有着燃烧的乞求被你听说，
因为不是燃烧的帮助，
而是燃烧必须的自我行动。

没有意志如你、没有形态似你、
没有呢喃告诉你——
辉煌的你至高的你、伟岸的你恒久的你、
明晰的你全知的你，
只有岩石的双目是浑浊、火焰的心灵是破坏，
你才是需要帮助。

后记

不以心中完美忙于指挥流畅、火焰明亮，
这重复与长久警示竟是原本你的认识如此简陋，
万般不及虚空幽深、铁律严苛。
所以追求如理想放弃被定义、开始缓慢去塑造，
而当记忆仅仅记忆、印象再也没有体验般深刻，
曾经伟岸是神奇如今奇迹是平常。

被名奇迹终有褪去光鲜时候，
那是曾经亲手披上的外衣。
不是未知可以无冕为皇，
而是以完全的拥有盖上浅薄遮拦，
总在四顾与迷离间
才察觉后痛苦唾弃它的平常。

但愿以火焰激烈燃烧，
反而平静自由的暴虐然后正视。
哪怕面对混沌的恐怖一步踏出
可以拓展你色彩的鲜艳与奇迹的平常，
那便没有火焰的宣言只有火焰的倾听，
没有岩石的姿态只有岩石的笃行。

凝成一体实态褪去影像繁华乱目，
勿须犹豫踌躇。
有太多悲哀无法改变逆转，
哪怕心意如何代价可供。
所以现实啊，
唯我的中心恐怕逃避也不会明白付出。

唯有躯壳丰满了你的热切，
警醒从未寄居的安歇然后飘荡没有痕迹，
因此岁月的雕琢不只是你凹凸刻印，
也见一时炙热融冰、尔后罔顾结霜。
几曾长久会将核心的火热掏出反而失去自我，
这付出也仅仅是成就山峰更加高孤。

高立着的身躯那般雄壮却不能掩饰坑洼，
难以填满沟壑如满溢了蜡泪，
飘洒下却是飞散的碎岩。
挣扎不再是真名之下真实身躯又怎有从一而终的执行，
一路蹒跚跌撞没有粉碎，
刺目比同耀眼光辉下被遭遗弃的璀璨钻石。

将有怎样的厌弃悔恨怒骂、
多少的贬低于事无补？
渲泄假以改变，
不会有幽暗当中仅仅融化的鲜血，
不该有早被认知了的遗憾
只留下刻骨的恨而未曾自我宽恕。

不灭的明亮轻吟似圣咏，
充斥身与心的每处角落，
指挥比同一次次镗击鼓荡着踏出来一个个脚步，
假如救赎还未曾到来，
抑郁着多少痛苦难得缓解，
已然有所平静还请配以喧嚣的气魄。

我不知道心灵什么样子，
沸沸腾腾默认了一切的你
只能是拥有着的你、
把握着的你，
不会成那心灵的你、
一石一砂的你。

辗转反思这愚者，
总在意念着隔阂的它。
那帷幕一瞥遮挡便不使再见，
可是还能去探求？
冥顽无形无意漂泊似机巧结合，
可是还能去溯洄？

只是啊，
所有的，
难道阻碍任何心灵的动静，
难道损坏了这一石一砂的堆垒
忽瞬间凌空了地基，
坍然倒塌一地。

然后终于明白，
燃烧着，前行着——
善的馈赠就是善，
恶的馈赠就是恶，
并非在善之外另有诱惑，
并非在恶之外另有快欲。